

## 一、祈福會的運作，所以有尖(攻)炮城

追溯近年歷史較為可靠的說法，耆老能回憶確信的部分，他們紛紛指出是因伯公會的組織舉行元宵祈福會儀式，衍生尖(攻)炮城娛樂活動，除增添節慶熱鬧氣氛，也趁此感恩祈福答謝神明一番。回想當時農業社會困苦環境，伯公會的組織無疑是另種互助團體，藉由利息的增生，一舉兩得又可供尖（攻）炮城活動之用。

當時，伯公會、祈福會組織，早期由涂必達老師之父親籌畫，老人家過世後涂老師一肩扛起所有責任，並將其運作更具體化、公開化、透明化、組織化。以致接手的人都能得心應手運作，無怪乎獲得眾人肯定與美名。且聽涂老師娓娓道來：「那個時候我們有伯公會，每戶都出五十斤的稻穀當作基金，基金會再統籌轉賣，我們不用現金，以穀值來算可以保值。後來父親中風成為植物人，地方上有兩位老者，邱姓和宋姓的老人家，他們那時都已經八十多歲了，有一天氣呼呼的跑到我家來，很不高興，很不客氣的語氣叫我出來，然後說要我把父親的稻穀交出來，那個時候我什麼都不知道，後來聽他們說了，我就去找簿冊出來，可是沒想到簿冊都被白蟻蛀光了，所有文件都被蛀光了，沒有辦法，可是我告訴那些老人家說我一定會扛起這個責任的。而且他們還要求要有複利賠償。那時我當老師的月薪只有七百五十元（屏東師範畢業民國四十一年的時候才只有三百八十元一個月）

，然後當時的米價一百斤是三百七十五元，所以算起來總共有一千斤就要有三千七百五十元左右了，我連年終獎金都賠上了，不過當時我們就開會，我問他們總共要賠多少，我就賠，因為我覺得如果我不負責的話，我沒有臉面對我們家的列祖列宗，所以就這樣我就扛起了所有的責任。村內在那個時候順便祈福，後來我開會了以後劉昱紅還幫我寫紀錄簿的序文，因為他說現在能看到這麼負責的年輕人真的很難得了，所以他自願幫我寫序，當時的會員總共有四十三人，要推派主席，我當時堅決卸任，可是他們討論又討論，還是堅持，雖然我一再謝辭，可是他們還是說：『像你這麼硬頸（正直、不服輸）的人已經很少了，沒有了，一定要你做，才不會倒會。』最後我沒有辦法推辭，只好接手了。」

「後來穀個部分，原本我們有一千斤，然後每戶多追加五十斤，最後變成了四千多斤，貸放委員由我指定，要找信用好的人。每一戶就貸放五百斤借他使用，可以收利息。然後我們每年依照國曆十月底報紙上刊登的稻穀價錢來換算利息，由我來保管，列冊登記，這些利息就可以當做尖(攻)炮城還有祈福會的基金使用

，爐主則是每年當時抽籤選出來。這些本金是不可以動用的，如果利息不夠，就這些委員每戶再提一些錢出來，委員都是自願組成，都是東興庄村民們。農曆十二月十五日到我家開會，抽籤決定明年爐主人選。(94.11.15/涂必達

老師/訪)

從他人口中亦可佐證此事：「早期由涂必達老師的父親在管理，那天的藍本（手抄本）就是我的爸爸鍾阿淋寫的，如果他現在還在，就已經一百多歲了……會份是說我們那個時候有穀會，就是伯公會的穀會，利用利息辦。」(94.11.23/

鍾天榮先生 / 訪 )

翻閱當年（民國五十年）祈福會紀錄本序文，可以清楚看出當時再度成立祈福會的始末：

嘗聞神賴人靈人賴神安天道無親惟德有親善惡報應無差誠不謬也時值尤肖節屆念溯前賢之大志津斂德福會一心一德日積月累置立田產光裕後人流芳千古此前人苦衷莫大德深焉熟不撫懷而深慨也不哉不料日本將領頒令嘗會解散當時貧者莫不得意富者勝機買田致令一般嘗會解散十有八九今既台灣光復時逢尤肖佳節庄中扣完太平福事庄中士農言念及此追朔往哲之芳聲再行發起津斂一會名曰祈福會異口同心互相贊成即行籌備不數日躊躇加入集液成巨就此結成祈典從今伏望會員同心協力匡扶廣大置立田產千秋之紀念永垂馨香焉豈不美哉豈不懿哉謹述類言之為序。

民國五十年六月初一日

劉昱紅敬書

簿冊中並清楚記載當時的會員（包含入會的年代，以及當年二十一人為第一排，另外二十二人為第二排）、會內諸友

議定規程、貸放委員共九名（劉水昌（伍佰台斤）、鍾興長（伍佰台斤）、宋平元（伍佰台斤）、邱成長（伍佰台斤）、劉國富（伍佰台斤）、張金辛（伍佰台斤）、鍾榮添（伍佰台斤）、鍾天榮（肆佰伍拾台斤）、涂天增（貳佰伍拾台斤），穀共肆仟貳佰台斤）以及從民國五十年至五十八年的祈福會收支明細表、當年祈福會結壇所書寫的對聯……等等，都巨細靡遺留下見證。

由當年議定的規程中可見，整個祈福會組織化，為求公信還將記載分為天、地、人三字號三本，天字號由經理人收藏，地字號及人字號兩監事收藏立議。地字號及人字號早已遺失，僅留由涂必達老師所留下的天字號，讓後人憑弔當年光景：

- (1) 民國五十年辛丑歲六月初一日津斂會份四十三份，每份津斂穀伍拾台斤共有貳仟壹佰伍拾台斤及日福德會仍長穀貳仟壹佰台斤。兩條合共肆仟貳佰伍拾台斤作為會底，即交管理人收佇放息，每壹佰台斤每年貼息參拾台斤，眾議三年為任期滿清結算若干，另選何人管理依照原息。
- (2) 管理人涂必達先生為經理，監事劉登元先生及邱溝城先生當日立簿三本分作天、地、人三字號，天字號經理人收藏，地字號及人字號兩監事收藏立議。
- (3) 經理人有貸放委員穀之義務及負責監事人監查簿字號

項目立議。

- (4) 役員報酬此係無報酬只有為公奉事立議。
  - (5) 貸放穀每台斤每一年利穀參拾台斤分作農曆，九月末日繳納於經理人家中立議。
  - (6) 其用途獨有農曆一月十五日元宵佳節祈福用，其他不能開支。
- 。
- (7) 結穀所依照國曆十月三十一日中華日報公告價格為標準決價立議。
  - (8) 本會如有存簿尾金全部應予銀行或農會儲金。
  - (9) 本會監於特殊情形可得召開大會立議。

有趣的是，從收支明細表中可以瞧見當時農家穀會運作的端倪。當時稻穀貸放出去後，收入來源除了百姓熱捐或添香油錢之外，可源自賣米糠、賣餘白米、賣餘豬肉、做戲金甚至還有賣鵝毛等有趣紀錄。雖然每筆收入都不多，但在當時積少成多，積沙成塔的勤儉客家人心中，點點滴滴也能匯成江河。且由此可見祈福會運作之公正。

原本運作良好的組織，後期因經濟情況改善、老一輩凋零、新世代的觀念差異，與工商社會人們漸行冷漠，組織逐漸失去向心力，也就不得不解散了。涂老師說：「現在已經沒有會員了，解散了，錢都用掉了，沒有基金了，剩下的錢就已經拿來做桌椅和其他設備支出完了，借據也都還給他們了，

現在爐主都是自願的，只能靠熱心人士幫忙了啦，我現在老了晚上也不能出去了，七十五歲了，我也曾經晚上在寮下發生車禍所以很少晚上外出了。」(94.11.15/涂必達老師/訪)

雖然穀會解散，但原則上尖(攻)炮城的活動依然年年舉辦，不過會員漸漸流失，熱心擔任爐主的人越來越罕見。甚至有時推派不出爐主而不得不停辦的窘境。

爐主這個制度主要都是抽籤的啦，有兩排的人，以前比較多人，一排大約二十多人，兩排大約四十幾個人輪流主辦，現在只剩下大約二十多人了。可是也有人輪到了但是不要做的，因為當爐主很累啊！像日據時代就因為沒有人要擔任，所以停辦過一次

，像今年就選明年的爐主，可是明年也因為沒有人要做，結果最後就有人自願頂替了。現在參加的人都寥寥無幾了，大家都不想當，也只有剩下一些人來選了，也有人建議開會要吃飯增加吸引力。(94.11.08/宋廣松先生/訪)